

民國廿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民國廿三年七月再版

實價五角五分

(外埠均加寄費)

脫了牢獄的新囚

有書作權
翻印必究

著者 白鷗女士

發行者 高鵬天

出版者 春光書店

印刷者 友聯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春光書店

地址棋盤街交通路中
電話九二一四四號

柳 序

時代底大輪，把小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們滾到地球以外——懸在半天空，好像鐘擺一樣地在那裏搖擺。在這種情境之下，於是乎少爺小姐們連戀愛的追求，都受到幻滅的悲傷。他們和她們熱烈地在渴求着光明的來臨，可是他們和她們却自己深藏在四面碰壁，空氣不流通，陽光射不進的自己建築的殿堂裏頭，光明是永與他們和她們隔絕的。在他們和她們的殿堂裏頭，雖然是有許多房子有許多大廳，可是任你從這間房子跑到那間大廳，切莫希望光明會來臨的，——那都是一樣的與光明的世界隔絕的喲！你如果根本不徹悟：你所掙扎着

奮鬥着的生活，還是在你那隔絕光明底世界的殿堂裏頭在圈圈打轉，那你無論如何是希望不到光明之來臨。

書中的女主人翁曼羅，熱愛人生，渴求光明，可是脫了牢獄又成了新囚，既成了新囚又是在渴求光明，光明會有一天光臨到她的地方來嗎？不會的，絕不會的！她是在圈圈打轉，衝不破那四面碰壁的殿堂！可是，她還是：“去，去，去尋求未來的光明與新生。”——這便是時代底大輪滾過下的少爺小姐們底人生！

讀完了本書，覺得少爺小姐們真是可憐，可憐他們和她們竟是失了路途的迷羊！迷羊喇，我還是不哀憐你們，我希望你們切莫給歧路的兩旁那堂哉皇哉的廣告牌所述惑，快點回頭，走上你們渴求光明的正途。

在“迷羊”們的文學作品當中，白鷗女士此篇頗能令人愛讀：辭藻底美麗，熱情底奔放，描寫底大胆，是新進女作家的不可多得的作品。那是一首散文詩。因此白鷗女士只是一個詩人，并非小說

家。

以上的介紹，似乎有點主觀底見解的嫌疑。或者就因為白鷗女士是我的老友的緣故吧！然而，少爺小姐們與其化錢買那些千篇一律的照戀愛公式寫的靡爛到有如嚼臘的“大作品”，何不讀一讀這篇生命力活躍的新著？

爲了以上兩種緣故，作了這序。并非捧場，只是介紹。

柳絲一九三一，七月七日。

自序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但“文學要擺住時代指導時代。”

前者是文學的本身的理論，而後者却對於文學的一種責望。但是我們的時代呢？

像狂風暴雨過後般沈靜而鬱悶，花是殘了，葉是落了，一切的景象是荒涼，枯澀而又荒涼！這環境裏偶然存在於籬笆旁邊的，還有凋零的玫瑰，迷離紫色的煙霧，像還朦朧的籠罩着，——那是戀愛，像這樣的時候，牠許能給我們多少慰藉吧！

我們的主人公曼羅，她有一個純潔，勇敢，絳紅的心。她只希望；“希望睡在他的懷抱之

中……是再不去求什麼爲名爲利的事了！”但是誰答應她的要求呢？三年來她試隱忍地過着“非人的生活，”但那不是辦法，她祇好打出那牢獄來。像一隻自由翱翔的小鳥，她飛，飛，又飛，可是她的枝棲何處呢？

她願意盡量的愛，她願意努力地尋求理想的生活，她是怎樣溫柔地去愛一個男性呀！可是，“男性祇是殘酷的，自私的！”她所熱愛的S從前說着“使你失望是無可如何的事喇！”現在却又捨了她自向外國去求他的名利去了，使她不得不“無可如何”地使她的S失望；但是，她得到什麼呢？

“我還熱愛人生，我尤其熱愛S。我熱愛S，更不能因愛他而使自已殞喪，我應該生存！況且，幾多年前當S送我一個夢——他別後說要贈我一個夢，我便說我願意在夢裏得到一個鮮紅的花朵，他不是直接了當便說：‘使你失望是無可如何的事喇！我只能贈你一枝霜白的劍刀’麼？……現在我是受了千辛萬苦，S也虛擲了他的美好的青春，……才來回頭，回頭還是要擔負這個十字架。我沒有力量

喲！若果我還會對於我的已經墮踏得無餘的生命加以憐惜時，我更不願意來把這可咒咀的重擔負起呀！S 喲，S 喲，你那時為什麼要使我失望呢，雖然是無可如何？現在，唉，S，你的曼羅也是到了‘使你失望是無可如何的事’的時候了呀！S 喲！S 喲！爲了這一切，我真要使我的 S 失望了！”

S 的愛在她心中漸漸地凋零時，她被惠齡迷惑了！她的心迷失在惠齡的“含愁怨的眉梢，”而惠齡的莊嚴冷靜，反使她“死心塌地的向他膜拜”！她對惠齡的熱戀的情緒‘比對 S 還強烈’的結果是：“他說他‘是個嘔盡心血的夜鶯，不該再飄來這幾滴晨露晶瑩！’他說他‘長夜縣縣的噩夢已做盡，此心已是夢醒的五更！’他說他‘不該貪戀非分的熱情，他該走他孤獨的途程！’他說他‘既不能把我一口吞盡，怎忍我再親幻滅的毒酖’……他說我已是一個不能愛人的人喲，我的……”

終於到了，“……惠喲！我們再不能下去了，再不能！下去沉溺了我和你！我不曾怪你的無情，却是世間的情原來薄！”

“半生的溫情與血淚”“祇落得身心支離破碎!”

故里于她是不堪留戀的了，故迹于她是不堪憑弔的了，祖國的地平，祇好讓牠沈在水平後面了！除了她，“去到一個沒有煩擾沒有朋親”的地方，她更不能有所掙扎了！一切的“迫夾”于她是無可如何的了，她祇好去了！她是在孤舟之中，她面前是茫茫的大海，這茫茫的那邊大概該不會再有“迫夾”與“煩擾”吧！

1931,7,6,上海●

七月十日

不記日記已整整三年了。與其說是“快樂”得把日常的生活忘掉，莫若說是這非人的生活不願牠在生命史上留個黑痕！最大的原因，便是：在威嚇，叱罵，毆打之下，越記起了遠處的朋友們，這感情在紙上着迹，給看見，不更糟麼？

而今，我像一只久關在籠裏的小鳥，已經展開兩翅，在自然的母懷中，像平昔一樣翱翔着；爲要作個恢復自由的紀念，於是我又把日記開展了。至於今後着迹在紙上的生活，是不是和以前一樣的可憐，那我在此刻不敢去想像。

七月十一日

奇怪得很，在歸來的那一晚，突然向K問起S的消息。

“他已經回家了，但也許已再到上海來了，你去找他總該在的！”K是在崇拜S作偶像的人，說後又誇說許多S的過人的聰明。

本來是無意地一問，給他說了，倒有些惘然。自從去年的冬天，給他一個信以後，就不曾看到他的信息，大概他是忘記了我了。

回家兩天，忽然寫了這信給他：

“S，船抵滬濱時，因時間亟促，不能有片刻的勾留，沒有去看你，是很抱歉的事；近況想S當可知道，當年不聽你的話，以致身心俱傷，三年來，真個憔悴得厲害喲！S大概是把我忘記的，不忘記時，請來看我，我正病着。”

我不知爲什麼有這麼大的勇氣呢！就平時，對於S，我是很怕他的，與其說是怕他，莫若說做敬而畏了。在他的面前時，很難應付，現在，想見他，

更有點爲難了，可是，我的信已經付郵。

我不想他竟有回信來，并且這信感動得使我流淚！因爲三年來，幾乎是很少看見他像從前一樣有真情流露的字句，這回，我要把牠嚴肅的抄在這裏，作我生命中頁開始的慰勞：

“曼妹：

你抵滬時，竟至沒有時間來晤我，我倒不相信！朋友從鷺江來，第一句話，便是詢問你的消息，爲你憤然，爲你嘆息。

我也想立刻就去找你，但怕認不得路。你病稍好時，來滬找我不更好麼？我每一想起一個無意志，多情感的可憐的你，又不知憔悴到怎樣了！你來吧，其餘的話，等我們面對面時再說。

你好噃！

S 九日”

七月十三

早上我還沒有起來，弟說：有朋友找你。我才從夢裏翻身醒來，睜起矍矍的雙眼，S 已經站在面

前了。

“曼！”他熱烈的喚着我的名字。

久不聽見他的聲音，被喚着，眼淚無端地又在眼眶轉動了。

久別之後，三年來的怨惱，都想向他傾訴，但這一刻，千條萬緒都在這一滴眼淚中飛迸出來，此外我找不出一句要說的話。

我想說什麼呢？我將把我的哀愁與悔恨都告訴他麼？……我將把我的屈辱與悔恨的眼淚都向他盡量的掬出麼？……不呢！只要看一看他那森嚴的臉孔，我只能把嘴唇圓圖著；我還想得他的同情與憐憫麼？

雖然，這回的S，却比平時天真得多，大概他也不必再在我面前矜持着沉默了。

“我不明白，你們相互間的關係這樣惡劣，怎樣還能維持得這麼長久，總是中間還有一點好的感情吧！”S說着只望着我。

可憐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能維持得這樣長久呢！大概是自已對於生已經厭倦了，幸福

的希求也早幻滅了，只好讓人蹂躪，雖然有時也想勉力來跳出這個死亡的深淵，但另一個漩渦也未必會好。唉，世上那有一個能真的愛護女性的男人？媽的，要糟踏就糟踏下去吧！……

唉，現在想來，覺得過去那種生活，真不值得哪！S這一問，真使我覺得太對自己不住了；但是，要知道，強者的牢囚也並不是那樣容易讓你走脫的！

下午我們鬥牌，S突然把香煙盪我的手背，我睜着眼看他時，哦，他的眼睛也像香煙般，迸出點點的火星！

在中庭的花陰下，是黃昏的時候，天上一抹斜陽正在迸出將死的殘光，大地是幽靜得聽見各人心中的脈搏。S的閃閃有光的眼睛，滿含着濃情的望着我：“你要讀書哪，不讀書你的前途總會危險的！”是一句很平淡的話，但在S口中說來，是變得如何親貼的喲！

晚餐後和S到車站去，一鉤的上絃月，倒映在幽靜的池水裏，在這樣淒清的夜色裏，喲，我們若

果永遠愛好着，今宵喲……我幾乎叫了出來。

我們站在長堤上，一句話都沒有說。各人的心中，都像有什麼東西重壓着，壓得快要爆裂的樣子。我們茫然地走進車箱。月光正斜照着車窗的玻璃，樹影氍毹的落在我們的膝頭，我楞望着藍色的太空，覺得這景象太可愛了。

S 默默的低着頭，他在想着什麼呢？……我想握他的手，然而沒有，讓沉默佔領着空間。唉，他的已經消瘦了許多的臉龐，還像三年前一樣的迷人喲！

“你會憶及孩子的父親麼？”這話突然地砰擊着我的心，我的心脈脈地跳動。

過去如煙的往事，悲歡離合的情緒都湧上心來，孩子被虐待的情形也映現了；我真想哭。

“你總是不敢告訴我，說，想到他麼？”

“有時想到。”我不瞞 S。

“當被虐待時想到吧？”S 又追問了。

“……………”

“那末，這感情是屬於好的了！”S 毫不遲疑的

代我答復。

“那末，由於這感情的發酵，而至於有重新結合的可能！？……”

“絕對不會的！”我的心淒然了，悲哀襲擊着我。

“我們相識太遲了喲！”踏着薄薄的月痕，歸途中S竟說出這句話來。

在中庭的月光下，他的臉色似乎亦正在告訴我：“我們相識太遲了喲！”

四處起了許多鳴蟲的聲音，而我們却一聲不響的坐着。“你可以停止麼？這個時辰看你要抽多少煙！”S結果忍不住了，命令着我。

“在我們的朋友間那個最剛強？”停了一會，他問。

“你——”我立地說出來。

“我那里就會剛強？不過我要鍛鍊得和鐵般強才罷，但，實在的，我是比以前強得多了。”

“那一個最薄弱呢？”我問。

“你——”他也毫不遲疑的說。“你糟了，你不知道你的薄弱！”

“不可鍛鍊麼？”

“啊，許多痛苦的經驗，都不能使你覺悟，越痛苦，越使你索性墜落，你知你現在是頹廢到什麼地步麼？等你鍛鍊得來時，生命都先結束了！你想你一生有幾次可給你這樣遭受失敗的？總之，唉，曼，現在你如果不讀書，看你失敗到澈底！”S像在訓斥兒子般，他簡直有點生氣了。

他的話，沉重的，有力的，敲着我的心扉。我悔恨過失的已往，我憂惶渺茫的未來，我惋惜青春之年華已隨痛苦的暗影而俱盡，我哀悼美麗的憂夢已同浪漫的狂絮而齊飄！“是的，我該努力了，哥哥……”這話咽在喉頭而未說出，只讓那濃厚的殘煙在我們眼前飛舞，只讓悠揚的蟲吟代替彼此的應和。

在日色中，S的睡態，更嬌憨可愛了。

整夜都不曾合眼，天知道，這是什麼念頭！

七月十四

S要回去，想送他到車站去，他却先攔阻着

我，因為孩子正哭着。但我終於送他去，真是奇怪，我真有點戀戀了。

忽然，S要我同他去，我本來是可以答應他，但孩子沒帶出來，留在家裏，總有些不便；他的急切的要求，我只有搖頭。

“去吧？……”

“容我考慮。”已經到車站，被他緊問，我的心飄搖了。

“還有什麼考慮呢？”S再說了這句。

“躊躇什麼呢？管他吵鬧！”妹忍不住了，因為她去，是爲了她自己的玩散，她竟催促着我。呀，S竟把車票買好了！

“坐上車，心跳得利害，一種莫名的情緒又湧上心來，笑又不好，哭又不是，不得已地把S的手拉起便打。不是怪麼？十年來，在S的面前，都不曾有過這樣的舉動的。他的幾年來所竭力矜持的莊嚴，在這一剎被侵犯得完全消失了。他總是笑着。

“我對於你個性的觀察，真是越久越確定。你一生的作爲都是這樣，由彷徨無主而至於被環境